

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观的价值取向与理论特质

□ 王雨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阿尔都塞所提出的理论“总问题”研究方法,是他受结构主义方法论影响的结果。阿尔都塞的理论“总问题”研究方法和“症候阅读法”都强调不应仅仅停留于理论著作的字面含义,而应透过这些字面含义,抓住理论家理论思考的思维方式,指出理论文本的价值并不在于表面上的白纸黑字,而在于其内在的结构,这些看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他所说的理论“总问题”研究方法和“症候阅读法”都具有过于重视理论文本的“同时态”价值和意义,而否定理论文本的价值与意义不仅取决于其内部结构,而且必然受到外部条件和环境的影响,这实际上是把理论文本的“共时态”和“历时态”意义和价值割裂开来。阿尔都塞把“实践”划分为社会实践、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和理论实践四种基本形式,强调理论实践是通过加工一定的原料产生特殊的产品,即认识的过程。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由于阿尔都塞比较强调解决的是如何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问题,比较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功能,因此,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理论实践的理论”。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他把理论实践划分为科学的理论实践和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践,强调在理论实践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非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干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就是排除理论实践过程中非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实际上,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科学的理论实践的一般方法论指导。如果说他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还是坚持从理论生产方式的角度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那么在《列宁和哲学》一书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一种政治立场或理论立场,这又和他所说的理论“总问题”的原意相差甚远,以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只有阿尔都塞本人才能解释和理解。可以看出,阿尔都塞本质上是通过割裂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内

在统一,来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职能的关系,凸显了其理论的科学主义价值取向。

阿尔都塞的理论还具有强烈的反历史目的论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不仅体现在他通过对青年马克思思想争论中流行的“未来完成式”的哲学史方法论的批判进而提出理论“总问题”研究的方法论;而且还体现在他通过展开对传统知识论哲学的批判,进而提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命题。他之所以批判青年马克思思想争论中流行的“未来完成式”的哲学史方法论,是因为这种哲学史方法论不仅预设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并以此为标准,审视青年马克思的著作,而且认定青年马克思主义必然会走向成年马克思主义。要真正把握阿尔都塞所说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涵,就必须把握“偶然”“相遇”和“唯物主义”三个关键词的真实含义。阿尔都塞强调,马克思从肯定自我意识和自由的目的出发,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高度赞扬了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中的“原子偏斜学说”,认为这一学说实际上肯定了偶然性的存在,否定了以必然性为基础的宿命论,并强调由于德谟克利特把必然性看作现实性的反思形式,把偶然性看作人的主观观念,必然导致宿命论;而伊壁鸠鲁否定绝对的必然性,承认偶然性的存在和重要性,实际上否定了宿命论而肯定了人的自由的存在。

二

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道主义和经济主义解释的批评和回应的结果,其目的是既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又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与意识形态职能的关系。为了解决好上述问题,阿尔都塞坚持理论“总问题”研究方法、“症候阅读法”和“科学与意识形态对立论”的研究方法,鲜明地体现了他的马克思主

义观的科学主义和反历史目的论的价值取向。

阿尔都塞的理论“总问题”研究方法强调共时态的研究,忽视和否定历时态的研究,强调研究对象的内在结构的性质决定研究对象的性质,对思想家和理论体进行支离破碎的研究,注重把握思想家的思维方式、思维框架和思想体的内在结构,相对于他所批评“未来完成式”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他把不同的理论“总问题”之间看作是“不可通约的”,把不同的理论“总问题”之间的转换看作是一种“断裂”的关系,把这一方法运用于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的研究,虽然有助于区分马克思思想与资产阶级哲学之间的原则区别,但是也势必无法真正说清楚马克思不同时期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与资产阶级哲学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他一方面认为理论“总问题”深藏于理论文本的深处,需要用“症候阅读法”挖掘出来;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症候阅读法”的运用必须以理论“总问题”为前提,这种“解释上的循环”显然是令人难以理解和难以成立的。阿尔都塞把“科学”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由此区分哲学与科学的不同。他看到科学与意识形态的不同、科学与哲学的不同,这是正确的,因为科学主要是一种事实判断,意识形态是一种价值判断。但是,他的失误在于他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上升为所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这显然混淆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原则区别,也就无法使人理解他所说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在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发挥作用,由此,他所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当代工人运动的指导作用也必然落空。

为了避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实用主义化,阿尔都塞立足于反经验主义认识论,主张严格限定在思维领域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进而提出了“理论实践”的概念,断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理论实践的理论”,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文科学的一般方法论指导意义。他的上述观点被批评存在着“理论主义”的倾向和错误。他在《列宁和哲学》等著作中,对上述观点提出了修正,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的内在关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归结为一种不同于单纯提供科学知识的“哲学实践”,并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了“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即在理论领域中对世界观的争夺。阿尔都塞始终力求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强调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识形态的功能,但他并没有真正解决他所提出的理论问题。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与意识形态功能的统一,却正是以割裂两者的内在统一为基础和前提的。上述失误的根源在于他的唯科学主义价值取向的理论“总问题”研究方法论。

反历史目的论是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观的另一个理论特质。可以说,反历史目的论的价值取向贯穿了阿尔都塞一生的理论探索。具体说,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阿尔都塞反对建立在历史目的论基础上的“未来完成式”的哲学史方法论,要求应当用理论“总问题”研究方法揭示支配思想家理论思考的思维方式;在《列宁和哲学》一书中,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不同于近代知识论哲学以探讨世界本质和起源的新型哲学;在《读〈资本论〉》一书中,他提出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无主体”的历史理论;阿尔都塞晚年最终提出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理论”的命题。阿尔都塞反历史目的论的价值取向,一方面使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严格区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原则区别,突破了基于历史本质论和历史目的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而形成的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束缚,强调了历史的开放性和无限可能性,强调了哲学对于政治的干预,以及哲学与政治的内在联系,对于克服款立在历史决定论、历史目的论基础上的政治消极主义具有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使他的理论具有其内在矛盾。这主要体现在:第一,他从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纯洁性出发,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否定“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以至于把历史看作是由社会结构所决定的“无主体”的发展过程,但同时,他又提出了强调人的主观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多元决定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他的“多元决定论”是在肯定经济结构起最后决定作用的前提下,强调上层建筑等主观因素的反作用,甚至认为上层建筑因素在一定历史阶段可以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区分了“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者之间的不同,认为后者具有建构主体和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功能。这些论述显然与他否定“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 and 人的主观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论述自相矛盾。第二,他晚年提出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命题,这一命题强调了“偶然性”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既是他的反历史目的论的价值取向的必然逻辑;也显示了以强调偶然性、开放性、多元性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对他的思想的影响。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规定为“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不仅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而且与他前期立足于科学认识论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立场明显自相矛盾,无法保持理论的自洽和内在逻辑的一致性,甚至逐渐走向了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道路。

■ 《黑龙江社会科学》2018年
第1期,约13000字